

50年的坚守、50年的光荣都源于那份——

## 庄严的承诺

●王兆兴

才觉风华正茂，潇洒浪漫，转眼已是大雁秋风、落日衰草。我出生于1946年，如今近耄耋。

1964年，18岁的我背起行囊来到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第一座水电站——思伟电站，开启了我的人生新旅程。参加工作至1982年底，我还在该县新建农中、车轴村公所及完小、第一中学、金江乡党委工作，当过电工、炊事员、教师、团总支书记、辅导员、大队文书、乡党委副书记等。1991年，我被调到中甸县委宣传部，先后任副部长、常务副部长、部长。本应2001年退休（我已提出申请），但“中甸县更名香格里拉县”相关工作及庆典的需要，组织上安排我于2002年退休。

参加工作以来，我先后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五好”团员、优秀团干部、先进教育工作者、优秀党支部书记等，先后多次出席县、乡（公社）两级的学代会、先代会、团代会，还获得了州、县授予的“体政”优秀工作人员、县名更名优秀工作者、“双拥”先进个人、综治先进个人、普法先进个人、《迪庆报》创刊十周年优秀通讯员、迪庆州文联十年“德艺双馨”奖等荣誉。1999年到2000年，先后被国际互联网云南新闻中心、云南日报社聘为云南新闻网理事、会理事和《云南日报》宣传顾问，做了相应工作，为党报党刊的发行和电视节目的监督制作作出了贡献。

1958年我加入少先队，1965年加入共青团，197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50年，我把青春的自豪刻在额上的皱纹里。其实，不必拔去早生的白发，党给了我一生的青春——

我做梦也没有梦到自己会从一个只读过两年初中的农村学生变为一个大中专生、一个处级干部、从一个电工、炊事员变为宣传部部长，这些全靠党的培养。

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始终牢记入党誓词，党给了我政治上的生命，我把忠诚落在具体工作中。

在职工作的39年，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在小学、中学工作时，我担任少先队辅导员兼团支部书记，星期天要排练自编自演的



▲作者近照。

文艺节目、出黑板报等；在大队和乡党委工作时，我分管团的工作，星期天也经常开展宣传工作。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期间，除正常的宣传工作之外，我自己找到了一份其乐无穷的业余工作——香格里拉研究。

1996年，根据县委指示，我组织有关人员编写了“香格里拉在中甸”新闻发布会的发布词《雪山下的圣洁之地——中甸》，这份发布词的大部分内容还被省课题组纳入《香格里拉在迪庆》的省级论证报告中。在县名更名前，我先后出版了香格里拉研究方面的4个光盘、10多个专题片、30余篇文章。其中，电视专题片《中甸·香格里拉》先后在中央广播电视台和八个省台播出，该片还被译为英语在央视4台播出；《心中的日月·香格里拉》先后在省台播出过28次；《香格里拉探秘》是昆明世博会期间的主要电视宣传节目之一；《从香格里拉到布达拉宫》专题片是昆明—迪庆—拉萨航线上的主要宣传片之一；《梦之根》一文在《迪庆州情研究》上发表后，引起了很好

的反响……对于香格里拉（品牌）落户迪庆、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我很荣幸参与了相关工作并发挥了宣传部部长的职能作用。

当宣传部部长不是坐而论道，我相信“领导的行动是无声的命令”。党校的课我没有少上一节，下乡我没有少去一次，大会、大型活动时用的桌子我没有少扛一张，地我没有少扫一块，茶水我没有少倒一杯……我带头做事，宣传部干部职工也兢兢业业、尽职尽责，这是一份值得珍惜的往事。

38年工龄、50年党龄、近80岁的年龄，学生、干部、党员，这是我人生日记上的一页、万里旅途上的一程。但共产党员的责任是无止境的。我仍然要与时俱进。2001年上交的《退休报告》中我曾郑重地向党组织作过保证：“如果我能够活到80岁，那么，我还可以为党工作25年。”回头一望，退休22年了，我还真的一步一个脚印，老老实实地履行了自己的庄严承诺——退休后被县委指定为

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督导员，负责督导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工商局先进性教育活动。在此项工作总结评比中，我被评为优秀督导员。

——2004年，州委宣传部指定我为《迪庆民族文化概览（香格里拉卷）》的撰稿人，经过两年奋战完成任务。此书分为综合卷、香格里拉卷、德钦卷、维西卷。香格里拉卷共424页116万字。正如时任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长李菊芳所言，这套丛书为新一轮的迪庆香格里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到来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同年，我又一次被州委、州政府评为“德艺双馨优秀文艺工作者”。

——根据州政府的提名，我积极参加了2007年建州50周年庆典筹备活动，是《吉祥康巴文化长廊（展厅）的策划和解说词》的主创人之一，并积极参与了“寻找香格里拉”“永远的香格里拉”两个展厅的布展工作。其间，我的文学作品《红星照耀下的香格里拉》获奖，我也被州委组织部、州老干局、州人社局授予“老有所为”荣誉证书。

——2012年被县委指定为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10周年成就展的策划人和撰稿人，圆满完成了任务。后来，县史志办将我的主题解说词《前进的香格里拉》整理成册、配图，出版了一本精美的画册。

——2017年，我的作品《世纪密码——香格里拉的前世今生》被迪庆建州60周年文学系列丛书编委会选中，经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23万字，又为香格里拉品牌的宣传尽了一份力量。

——2023年，我被迪庆驻丽江党总支第八支部评为优秀共产党员；2024年，获得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份崇高的荣誉。

回首逝去的岁月，我以一种检阅的目光搜寻了一段记忆。在追求人生价值的潮流中，无论是“擎天的柱”，还是“摇船的橹”，博大、平凡组成了生命不可或缺的内涵和外延。假若没让岁月在脚下白白流淌，那么人生就充满了一缕缕清香。

## 动车开到香格里拉

●黄立康

封面是绿色的，那是广阔的原野。原野上，简笔勾勒出白色雪峰、黑色牦牛和蜿蜒河流。封面右侧的“原野”两字，写得简洁、朴拙。在昆明大观公园采访云南十六州市报刊登及文化展览时，我看到一本1982年的《原野》杂志。打开书页，纸张干燥柔软，字迹纤细娟秀。像一封家书，它穿过漫漫时间和迢迢旅途，带着悠远的记忆与疲惫的磨痕，送达身处异乡的我。

那本《原野》是创刊号。很多年后，《原野》更名为《香格里拉》。那座和我一起成长的原野小城，也早在2001年改名为香格里拉，镀上了诗和远方的梦幻色彩。更名那天，读高中的我跟随庆祝方队沿着长征路穿城而过。那天是小城的生日，香格里拉挂满彩旗灯笼，鲜艳得像一朵绽放的花。

巡游的终点是长征路南端的独克宗古城。这里曾是滇藏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它南接丽江大研镇（丽江古城）、北连德钦县升平镇、西通维西县保和镇，再往北，就出滇入藏，可达拉萨。

当地人习惯称独克宗古城为中心镇。这座建在石头上的城堡，还有另一个诗意的名字：月光城。古往今来，许多有关“城”的命名，都积淀着惊艳的美丽。月光城确实是盈满月光的，即使在阳光盛大的夏日，光滑的石板路、灰色的木瓦顶泛着冷色、回响着清音。我想，如果月光有声，在月光城，那一定是驼铃的脆音。

我外公就是中心镇人。少年时他流落到金沙江边的土旺村。后来，外公成了赶马人，沿着马道翻越雅哈雪山，往来于中心镇和土旺村之间。我的父亲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中甸县红旗小学工作。我在红旗小学度过了童年岁月。

从我记事开始，作为小城主干道的长征路就已经躺在那里了，一些东西走向的路——红旗路、建塘东路、警民路、向阳路——汇于主道。长

征路两旁，分布着学校、医院、政府大楼、车站、菜市场。除了单位的砖房外，长征路两旁多是瘦骨嶙峋的简易木板房。可用于点火的牛毛毡铺在屋顶上，包裹着人们生活的冷暖。

一座城像是一条河，它有源头、支流和渡口，也有下游、河口和未来。我想，如果把大河作为时间的隐喻，我们都是其中一小段时缓时急的江流，不舍昼夜，向前奔涌。2002年，十八岁的我赴昆明读书。我坐在夜班车上，随车驶出长征路、绕过中心镇，经过漫漫漫漫长夜，在破晓时到达昆明市。2006年，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回故乡，而是去了丽江工作。

我的香格里拉理想城，仿佛梦里都在悄然生长。2014年，家里修建新房，我回香格里拉帮忙。一些老路仍在，而许多新路铺展成了香格里拉城的经纬。当我开车去买装饰材料时，因为不熟悉新城而迷路了。香格里拉已经具备了一个现代城市的雏形。

就在那一年年底，香格里拉县撤销，香格里拉市设立。许多旧事物消失在时光之中，许多新的事物又出其不意地带给我们感叹和惊喜。曾经我想象自己会像父辈那样骑着一辆自行车上下班，现在呢，共享单车、纯电动汽车已成为我生活中自然得像呼吸一般的存在，而我也早已记不清第一次接触共享单车时自己惊讶的样子。

我的人生之路，是一条通往城市的道路。时隔二十年，我又来到了昆明。采访时，我在大观公园迪庆州报刊亭展厅里遇到了几时的红旗小学校友。大家聊起以前的事，聊起记忆中的《原野》，聊到丽江到香格里拉高速公路投入运营、动车也开到了香格里拉。现在，从香格里拉到昆明，动车只需要4个半小时。昔日茶马古道，今日动车飞驰，而这次展览上展示的《香格里拉》杂志，正是动车送来的……

## 在州民中高248班的这三年

◎斯那永宗

自2021年8月25日进入州民中到2024年的夏天，这三年的高中生活，久久不能忘怀。

这三年学会了很多，理解了很多。很庆幸这三年，我在高248班这个大家庭，学习生活如浴火重生般绚丽绽放。这三年，我开始写周记，坚持阅读，日复一日，诠释了让努力成为常态、让优秀成为习惯的真谛。这三年，无论是学习还是日常生活方面，我都铭记着“守时守信、坚定迅捷”，这是我们班级的口号，更是我的行动准则。

很多人认为，高中生活很累，但在我看来，在高248班的这三年我的生活充满活力、有

苦也有甜。不可否认，经过这三年的历练，我的心智逐渐成长，比如刚入校时我有点怯懦胆小，现在充满了自信。“I am number one!”我们以此互相鼓励，勇敢地面对各种难题和挑战。

高考前希望自己快快毕业，可真的踏出校门后，才发现恍若自己失去了一些东西。回想这三年，我与同学们一起走了好久的路，一起看了许多电影……但真正的电影其实就是我们高248班，真正的主角也是我们自己。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愿我们乘风破浪万里浪，向阳而生吧。

(上接2024年8月6日第4版)

(四)

相聚总是那么的短暂。在牧场上度过梦一样的两天后，我就要离开牧场，离开格茸培楚父女了，纵使有万般不舍，但为了生活，为了理想不得不各奔前程。

临走时，格茸培楚送给我两饼酥油、一坨奶渣，执意要我收下，我不好推辞，只好带着走出了牧棚。

“阿哥，我送你一程吧。”格茸培楚的女儿跟了出来。

“你以后别忘了我们哦，要经常来看望我们。”她有些不舍地对我说。

“我以后有能力了，过来迎娶你。”

“哈哈，我就等你，遇见城里的时尚女人别忘了我。”

“不会的，你已经刻在我心里最深处。”

此刻，也许我们内心深处都触动了什么，很长时间内不再说话，一前一后走在牧场通往下山的路上。

我意识到她已送了很久，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就送到这儿吧，你也该回去了，阿爸还等着你。”

“好的，阿哥你要好好的，以后常来玩。”

“好的，以后你到城里找我……”

“阿哥……”她还说什么，欲言又止了……

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牧场，走了一段路后，回头望见她仍然伫立在风中，目送着我，她头上的红头巾飘扬成一道风景线。

日月如梭，两年的时间一晃而过。通过努力，我也在城里谋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用为

## 雪落无声

◎陈义

了生活四处漂泊，成为一名普通市民，每天工作、加班、买菜……

有时为了生活上的一点鸡毛蒜皮小事黯然伤神、独自忧伤，时而为了生活和工作上的一点成功而高兴。我融入了庞大的城市生活体系。

在一个严寒的早上，天空中飘荡着漫天的雪花，我突然想到了格茸培楚父女。

“他们还好吧，自己应该为他们做点事情的时候了。”

于是，我买了烟酒及一些副食品，坐上了开往乡镇的短途面包车，然后徒步15公里左右来到了拉古村。

雪花依然飘落不定，远山、树林、房屋铺上了一层积雪。

来到拉茸培楚家门口，房门紧锁，墙角上也长满了很多枯草，房屋显得破败不堪，看来很久没有住人了。

我来到社长吹批的家里，吹批一家人正围坐在火塘边烤火，我说明来意后，吹批的脸上掠过一丝难言的苦笑，看到他异样的表情，一种不祥的预兆弥漫了我的全身。

我低声问：“他们父女还好吗？”

“别提了，真是苦命人。”

“他们怎么了，是不是出了意外？”我迫不及待地问。

在我的追问下，社长吹批给我讲起了发生在一年前的事情：

去年冬天，临近春节的时候，格茸培楚的女儿牵着家里的枣红大马下山买年货，在返回牧场的路上，有一段路比较

狭窄，下面是悬崖绝壁，万丈深渊，由于马蹄失足，她连人带马摔下去了。格茸培楚迟迟不见孩子回来，去找，当他在悬崖深处找到孩子时，孩子血肉模糊，尸体早已冰凉。格茸培楚失声痛哭，凄凉的哭声震响了山谷，一个花一样的生命从此凋零了。

很多村民闻讯后，上山去帮忙安葬格茸培楚的女儿，都被格茸培楚骂走了，他不让任何人参加女儿的葬礼，独自一人默默火化了女儿尸体，把她的骨灰撒在牧场上。

后来，乡里知道此事后，书记、乡长亲自上山看望慰问格茸培楚老人，并在村里开会，书记是一个外来干部，他气愤地说：“格茸培楚家的灾难都是你们造成的，谁说他们家得了怪病，再说人家已经检查过，你们还不相信，都是乡里乡亲的，有困难大家要团结互助，你们这样伤害乡亲，给他们带来如此的灾难，良心上过得去吗？”

此时村民们都低下了头，会场出奇的寂静，大家心里感到很自责和愧疚，没有人敢作声。书记接着说：“现在医学很发达，麻风病并不可怕，可防、可治，人家已经检查过了，大家要相信科学，有什么事要及时向乡里汇报。”

后来，乡里把格茸培楚老人评为特困户，享受着低保和特困抚养等政策，衣食无忧。村里商议后，邀请老人搬回村里住，答应由村民集体出劳力修缮老人的房子，并由村里轮流照顾老人。可这一切好意，都被

格茸培楚谢绝了，他说什么也不肯离开牧场，一个人静静地生活在牧场上……

听了社长吹批的一席话，一股难言的苦涩涌遍了我的全身，是伤心、是苦涩、是绝望、是气愤……

我捧门而去，直接向牧场主上走。

到达牧场时，已是傍晚时分，空旷的牧场已是白雪皑皑，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雪花仍然飘洒着，格茸培楚家的藏獒不停地怒吼。打开房门，老人坐在火塘边，紧闭双眼，不停地转动手里的佛珠，口中念念有词。听到响声，他缓缓地睁开双眼，眼里少了往日牧人的坚毅和刚强，显然比先前苍老了很多。

半天，格茸培楚认出了我，一行泪水从他枯干的眼里流了出来，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失声痛苦，扑到老人怀里，我们两个大男人相拥而泣。

老人抚摸着我的头说：“孩子，不要难过了，都过去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一起都有因果。”

那晚，我们坐在火塘边，聊了很多，我劝老人一个人不要住牧场，搬回村里吧。老人摇了摇头说：“我习惯住牧场，我要在这里陪伴着我的妻子和女儿。”听到此言，我也不再作声。

第二天，天空仍然飘洒着漫天的雪花，我离开牧场时，格茸培楚老人目送我走了很远……

我回望时，空旷的牧场显得出奇的寂静，恍惚中，我看见一个女子微笑着，挥舞着手向我这边走来，我耳边又隐约响起了那首熟悉的山歌：我的阿哥哟，你的故乡在哪里哟！（全文完）



广告 遗失声明

■ 尼布，身份证号码：533421198512020512，不慎遗失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证号：5300963124。